

吉縣全志

吉州全志卷七

知州吳葵之奉 文重修

特恩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七年以普天率土共慶豐登乃

欽命蠲免各省明年額徵錢糧各有差內山西省免銀四十萬兩夫賜租免賦類皆免於有所爲之年未聞無故而竟行蠲免者蓋千古以來未有之

曠典也繼以晉省民情感激情願自備脚力運送軍需駝屨而天顏大喜於仍給脚價之外再免辛亥年額徵錢糧二十萬兩以惠斯民猗歟盛哉何

天恩浩蕩有加無已至於此極也不有紀述何以昭示來茲  
恭記

特恩並誌

宸翰

雍正七年奉

旨免雍正八年錢糧銀一千五百二十五兩七錢一分一厘八毫

雍正七年奉

旨蠲免雍正九年錢糧銀六百五十八兩九錢一分八厘有零

聖祖仁皇帝御書對聯

賜吉州知州臣張燦

閒尋綺思千花麗靜想高吟六義清

光緒三年丁丑大稜奉

旨蠲免丁丑下忙戊寅上下兩忙已卯下忙錢糧銀二萬四

兩七錢九分二厘

頒發賑銀四千兩

麥籽銀三千兩

賑糧九千七百四十二石

自平陽以下計程二百六十里每斤隨帶脚價錢十三文

馬四十匹 驢一百七十六頭 牛十七隻

以上牲畜俱減價散賣所得價銀發給貧民以補農事之不足

頒發錦衣九百件

祥異

孔子不語怪亂而災異之變往往筆之於春秋其旨深而思遠矣一郡之記載雖不能竊取其義然不備誌之於冊

則休徵嘉瑞不幾與殷鑒者無別乎記祥異 兵氛附

商

祖乙圯於耿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東魏

孝靜帝天平四年四月乙酉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  
州霜早人饑流散開倉賑恤北齊書

隋

煬帝大業七年十月乙卯底柱山崩河逆流數十里

唐

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八月癸酉河東地震乙亥又震給服二  
年

武后垂拱三年河東旱

德宗興元元年河東等節度螟蝗爲害每節度賜米五萬石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戊午河水赤三日

宣宗大和六年三月有星孛於紫參

僖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三月止鼠盜也  
中和元年秋河東早霜殺稼

五行志

光啓二年夏河東積陰六十日三年慈州仵城梟與鴟鬪相  
殺

昭宗乾寧二年三月河東地震

宋

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蒲晉慈饑賑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知慈張愈獻合穗禾

淳化三年河東旱

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慈州饑鄉寧縣山生石脂如麵可爲餅  
餌九年六月蝗蝻趣河東及霜寒始斃

天禧元年二月河北河東蝗蝻復生多去歲蟄者

慶歷三年十二月河東地震

神宗熙寧元年二月壬戌河東饑貸饑民粟七年自春及夏

河北河東久旱九年八月河東河北旱

元豐七年河東饑詔蠲稅

元符三年五月癸巳河東饑詔帥臣計度賑恤

金

熙宗垂統二年秋西京河東大熟

海陵王正隆二年秋河東蝗五年二月辛未河東地震

世宗大定十六年河東旱蝗

衛紹王大安三年二月河東大旱

至寧元年正月河東陝西饑賑之七月河東旱遣工部尙書

高朵祈雨於嶽瀆至是雨足時斗米至三二千

元

順帝七年夏四月河東大旱民饑有死者遣使賑之

明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望州大雨雪深三四尺

嘉靖十二年旱

二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漂沒城郭民舍之半

四十年夏六月地震

隆慶三年大饑

萬曆十一年秋雨雹傷稼



三十五年大有

三十七年大旱

三十八年大旱

三十九年夏大旱

四十一年春三月大水

四十九年大水賑濟

崇禎七年大饑

八年夏大有

十四年大饑斗米麥自八錢至一兩五六錢不等

國朝

順治三年大有年

四年六月蝗賑濟有差

七年自春徂夏旱賑濟有差

十六年夏四月大風雨雹折禾

十七年冬大雨雪連綿月餘

康熙元年大雨數月毀壞城廬舍

四年春慧星見

八年春三月黃河冰復合冬十一月草木萌芽長寸許

十年春二月望雨泥

十一年秋七月隕霜殺稼

三十年旱蝗賑濟

三十一年旱蝗大饑免糧有差

三十二年大有麥

五十一年大旱錢糧全免

五十九年旱免糧有差

六十年大旱免糧有差

雍正四年大有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五年正月初七日止  
黃河澄清共二十七晝夜

五年大稔

七年大稔

八年大有年

九年大有麥

十年五月旱

十一年夏大水禾不傷扶風橋衝決無存

十二年歲朝天雨黃土

乾隆失考

嘉慶九年十年大饑米麥斗價二千四百文

道光三年大疫

十四年甲午秋大熟

十五年乙未大有年

十八年六月河水暴發漂沒民房廟宇甚多昌濟橋漂沒  
無存扶風橋石欄衝決

二十三年癸卯夏六月大風拔禾折民房甚多

二十六年歲飢麥米斗價一千二三百文

二十八年戊申夏五月初四日大雨雹深二尺許損麥二  
十餘村八九日後雹冰有未消者

咸豐元年辛亥彗星見於西方

三年正月二十日寅時天紅

四年大有麥

五年大有麥

七年丁巳秋大旱

八年戊午大有麥有兩穗三穗者

十一年十一月地震

同治二年五月初六日大雨雹近城十里麥傷殆盡

四年春旱

五年秋大雨四十餘日浸傷民房墜甚多

六年夏旱湖中蝌蚪脫尾成蛙密布道旁朝暮尤甚

五月十五日天中有白氣如匹練自西指東數刻而散

冬十一月捻匪犯境

七年戊辰大稔

八年己巳大稔

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更時天色紅徧地如起火

十年人祖山周圍四十餘里草木重花冬十一月初四日  
黃河竭自七郎窩至蛤蟆灘越辰已二時復起

十一年九月隕霜甚重著木數日不化

光緒元年夏秋歉

二年旱秋九月隕霜殺稼冬十一月壺口上流河水斷絕  
數十餘丈半日方接

三年大旱麥歉禾未登州北南瑤科灘百果重實冬十一  
月二十六日河清至四年正月初八日共四十二晝夜  
四年大稔夏無麥人食樹皮草根食人肉死者數萬

五年鼠多過常嚙人衣服器皿不分晝夜秋大熟未獲者

至十之六七城內及東北二路尤甚秋禾草木重花

歷代兵氛附

晉惠公時狄取狐厨涉汾

漢中平五年七月南部與白波賊寇河東六年十月白波賊寇河東

晉升平二年姚襄遣姚闌王欽等招動定陽芹州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

後魏永平四年正月汾州劉龍駒聚衆反詔諫議大夫薛和率衆討之

正光五年十一月汾州正平平陽府山寇叛詔章武王融爲大都督以討之

孝昌元年十二月劉蠡升復破擒其子南海王西海王并逋

逃二萬餘戶

元象元年正月大都督賀拔仁攻寶炬南汾州己卯拔之  
大統三年右軍大都督賀拔勝攻尅河東略定汾絳汾州之  
北離石以南悉遭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周勳州刺史韋孝  
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  
恭帝二年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  
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旣去  
晉州四十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州始知設令晉州徵兵  
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到我之城  
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道疑有大軍仍停留  
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  
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如其言



周冢宰宇文護令中外府水曹參軍郭榮於汾州觀形勢時  
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  
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  
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榮所立者獨能自守齊段孝先攻  
汾州同宇文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筏以擊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都督  
周天和六年北齊武平二年也齊段韶圍汾州周刺史楊敷  
固守韶曰城三面重濶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精兵  
專守此必成擒令壯士十餘伏東南濶口會敷糧盡走伏  
起擒之遂取汾州大司馬齊王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  
蔡王康德潛軍霄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  
拔之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乃北攻

姚襄城陷汾州又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  
憲自兩乳谷壘克齊柏社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  
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  
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人稍却會  
日暮乃各收軍譙王儉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天柱於  
河東破之斬首三千級

宣政元年九月汾州劉受邏千舉兵反韶上柱國越王盛爲  
行軍元帥率衆討平之

唐天復元年晉周德威李嗣昭取慈州二年復陷德威復取  
之

金興定三年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刑部侍郎奧屯故  
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州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

百家奴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必見強乃  
譟入州署殺百家奴胡撒合畏禍狗衆與會飲歌樂盡日  
衆肩輿導擁護呼拜謝而去後治罪金末年於牛心寨僑  
治州吉隰便宜經畧使楊正守之元破寨正闔家墜崖正  
墜河

元己卯權兵馬都元帥之天祥下河東平陽河中崑嵐絳石  
隰吉崞等處八十餘城己卯詔石抹也先以黑軍分屯太  
原平陽隰吉崑嵐諸郡所將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  
庚寅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鎗以數千人判河東南路  
都元帥李守正出兵擒之

明崇禎三年正月賊王嘉孕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吉州襄  
陵太平曲沃十六年高傑渡河屯紮州境數日焚毀村舍

十二月闖賊既陷西安分遣衆履冰渡河州遂破置僞官屬

國朝順治元年十月大兵至黑龍關把總衛敏起兵應之初十日破城僞知州潛遁六年五月衛敏作亂八月陷城七年二月平按通志周保定中離石生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建德五年北齊武平七年十一月東伐趙王招率兵馬稽

令行軍總管韋先寬圍守華谷以接應之韋孝寬克其四城

華谷在雙柏朴  
峪武平二年築

同治五年捻逆張總玉竄入陝西一帶山右戒嚴秋協鎮鄧統領大原團勇三百駐防吉州河口十月平陽總鎮蔣復領平陽營兵數百駐紮吉州城

六年三月賊擾龍王廸西岸兵勇齊紮河口防守八月太原  
勇撤回九月平陽總鎮蔣卸任十月平垣營茅津遊擊谷  
景昌領本營兵三百餘衆兼轄太原鎮標右營都司張德  
豹領本營兵三百餘衆防堵龍王廸十一月平陽總鎮陳  
復帶元亨利貞五營鍊勇分防吉州沿河一帶抵河數日  
聞固關有警遂復領軍而北十九日賊由陝西宜川至龍  
王廸七郎窩河口是時冰橋正固賊屢撲渡不卻遊擊谷  
以有病在城遂派都司張德豹千總郝恭把總米輔國同  
本州知州余灑等督率各營兵勇日夜禦賊殺傷甚多及  
二十二日早賊始卻退六十餘里是日總鎮陳亦由大甯  
將勇移回抵河時賊退已遠是夜遂以新來勇更番守河  
三更後偶不及備賊以數十騎潛渡冰橋先將火藥點放

及兵聞知而賊勢已不可禦矣軍中潰亂死者不可勝計都司張德豹千總郝恭把總米輔國皆力戰死之二十三日五鼓賊遂竄入吉州城游擊谷景昌及姪杏林額外劉海潮等俱死之距城四十里以內各村俱被蹂爛火光燭天二十六日老湘營劉精銳營宋領軍追及賊遂青石峽馬皮峪舖頭峪三官峪竄入河津稷山太平襄陵一帶臘月初三日兵始起完城鄉死者及擄者共數千人焚掠一空初六日有小股賊五百復由陝西渡河竄入州城初七日復由蒲縣界竄入平陽府十九日何鳴高領亨字營練勇紮駐州城二十三日又有小股賊數百由州南石泉村山嶽鎮竄入鄉甯縣是時州城無官者一月

七年正月始委官員二月候補道鄧裕生巡行州境查報災

傷復蒙山西按察使陳統領練勇紮駐城中三月記名總  
鎮彭統領春福二營練勇駐防河口至八年五月撤九管  
帶觀益二營閻駐防七郎窩龍王勉咸字營常泰字營徐  
升字營怡三營更番防守馮家集蛤蟆灘麻子灘三處九  
年四月平陽營都司德領大兵來防河口觀益兩營撤去  
九月升泰兩營亦撤留咸字營朱熊先後駐紮麻子灘統  
領樹字新軍六營提督軍門節制晉軍水陸等營張分防  
河口設險守要增築礮牆平治道途上平渡關下至蛤蟆  
灘沿河岸有小河難通處俱築橋以接之道路平坦如砥  
州人便之

吉州全志卷八上

知州吳葵之奉 文重修

藝文誌

誌書之於藝文用以備典故必有事以人傳人以文重之意故於各舊志所載不無損益期於旨遠辭文不尙繁詞累句云爾誌藝文

修學記

國朝王廷傑鄉甯人

昔吉庠之設遠勝東郊歷代久風雨飄飄兼之兵燹殘毀故過者興嗟東萊于公來守茲土顧瞻廟貌惘然於中會詔旨令天下大修郡學公毅然曰獲我心矣遂進紳士虞陳諸君而謀之諏日度才鳩工董事公自捐資五百金士民謂勿獲已者莫敢後焉工竣請余一言以記之余何敢以



不敏謝爲之拜手颺言曰稽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宗初即位乃曰州縣士子滿百始得立學不及額者祇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修學之記無聞焉由明至今廟爲主而學輔之制度規宋加等而人才少遜於前何哉良以士風日下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即司教化者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經講席排列噉呵疾趨以出誰肯徘徊嘆息於廊廡闕廟之間是以學修無巨人才不興也公之守吉有經術有擔當待紳士皆有恩禮故茲之舉衆皆同心綱紀公猶時加省視不違安處計時凡九閱月計金共七百有奇自正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啓聖祠名宦鄉賢祠明倫堂遜志敬業齋以洎禮門牌坊

諸屏牆宜易者易之宜荆者荆無不畢舉而公之心猶未艾也更欲建魁閣立社壇集諸博士弟子員肄業其中而後即安矣吉文獻邦也科第輩出名賢接踵今學宮復新且有公以教育之而學士共勉於興行安知不步武元魁如先哲之諫垣兵憲其人者乎故援筆記之以徵信於永世云

###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楊守正鄆縣人

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敝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於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興也陝右王侯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來知是州下車謁廟即有興廢之心以政未孚於民勞之則以爲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既敝甚且規模狹陋不足以揭虔妥靈

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私藏市傍近地斥廣之廟舊爲三  
間益其左右爲五間拓以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宮前  
有張樂賽神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  
聖煥然一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  
廂庖湏門皆具以爲新官未莅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  
也經始於宏治三年春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知永  
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紀其成績因致書於鄉達光祿少  
卿賀君思聰屬余爲之記余惟城隍之名肇見於易城隍  
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灶之外如城隍神之類皆不  
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高城深池之  
設所以爲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亦禮可以義起者  
然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如人之立壇壝可也而爲之廟貌

不經甚矣世記秦功臣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司其言怪誕不可致詰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遍天下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鎮江甯國諸郡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公或爲侯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國朝旣正祀典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一洗古之陋矣著令凡有司莅任者必先謁廟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奸貪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儆戒矣故余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攸始及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鹿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有以勸慢神虐民者知所戒

創築外城記

明虞文詡義烏人

嘉靖改元之初，鄙賊侵擾，晉鄙勢頗猖獗，人心惶恐，苦無所棲止。於是吉州判官包公實任勦撫之責，內修戰具，外遏賊衝，捍衛斯民，卒不至於難事。小息乃曰：吉在萬山之中，爲盜賊出沒之地，且城大如斗，居民之在城外者，毋慮萬數，指室廬相望，烟火相接，而無以爲障蔽。一旦有不虞，則吾民皆魚肉矣。古稱民保於城，城可已耶？於是不謀於當道，不資於庫藏，相地勢，度基址，計丈尺，量民制役，量役授工，量工命日，公蒞其間，而程督之，調度有方，區畫有條，不疾不徐，處置得宜。小大之民咸願執畚築而樂於趨事，無或後者。戒事於癸未之春，竣工於甲申之夏。東起碁盤溝，西繞而盡於河，築土爲城，凡二百五十丈。又東起太和門，沿河而西，壘石爲城，凡二百二十丈。垣壤堅厚，廉角竣。

整樓櫓扉闌莫不備具限域既立防守有據奸宄遠跡居民貼席吏慶於官士頌於庠農歌於野莫不曰創古之見吾公之功斯民之福也公沒之後歲數不登秦晉之間鼠竊狗偷蝟興蜂起人人自危而州之民以城之故作息有常懋遷如故不驚不擾若倚南山而履盤石余小子嗣守茲土亦賴遐庇安享其成論者謂非公先事而慮順民而動正固而幹則防守無據民心惺忪鳥驚魚逝不安厥居而且不免於唇亡齒寒之患矣然則公之此役其績不既偉哉吉人念翼庇之恩保障之德寢息不忘飲食必視感戴之誠久而彌篤至欲廟而祀之每日吾儕列屋而居高枕而臥不失其業者皆公之遺也夫公之有功於吉人其大如此吉人感公之功其深又如此是不可無所紀述以

示來世也於是輒敢忘其固陋爲之次序其事勒石而寵之於壁庶以永公之德而慰吉人之思焉公名鐘字聞遠陝西甘州人由監生任州判事母孝居官廉慷慨直正遇事敢爲在任凡九載陞孟縣知縣未及拜命而卒君子惜之云

學宮新開泮池碑記

國朝曹執衡本州人

天下惟守土者有創制因革之權然未必盡先後緩急之用蓋以職司乎民社官視爲傳舍於應興應革之事不能寔心舉行即間有建置亦不過驛舍堂宇倉獄堞隄率報績已耳若學宮爲風化地朔望展謁奉行故事更不問學中之何者宜修何者宜建也無怪乎文翁而後嗣音寥寥而以道學飭吏治又豈易覲哉太守林夫子秀發南溟

望隆北斗其簋仕古鄙也字民課士鄙人已祝誦之矣茲於癸卯秋捧簡書蒞吉下車之始即以興學愛士爲首務學宮舊建東郊錦屏峙其前瀑泉環其右亦擅一州之勝但此地久無泮池議者石崖丈許下瀑二泉唐敬德尉遲曾飲馬泉邊故以此泉當泮水公於謁廟之餘力闢其謬夫泮水施邱以節觀也臨雍講藝冠帶環橋豈流泉之所得擅乎欲謀開鑿緣初任未遑越明年甲辰春遂捐俸鳩工始經開鑿不數尺獲錢二甕八斗有奇公曰文運霞蔚有開必先爾多士儲八斗才蜚萬選譽其兆已葶甲於此矣鑿深丈許下及泉源上架虹橋規制聿新恍然改觀時州缺教職公署庠篆每月課士而甲乙之歷幾寒暑不輟則尤賢者之所難閤庠士子感公之功欲立石以記之余



欣然擊案曰凡物之興廢各有其時以千百年未有之事而得公以創所謂功侔闢闢而不等於傳舍視之者也且後之生斯地者皆曰此某公之功也思之而無忘官斯土者皆曰此某公之遺也法之而勿替將見多士從茲豹變龍驤聯競奮皆公開創之功之所遺也其視文翁治蜀不已超然遠乎公莅任二載能其官仁心善政自有童叟口碑茲不贅

重修晉文公祠記

明陳維藩本州人

錦屏山州治前案山也其巔有晉文公祠三楹創制於宣德己卯迄今歲遠傾圯殊甚人亦莫之致敬焉嘉靖丁酉春州幕李公視其傾圯殆不可以棲其靈而壯觀瞻也遂慨然以聿新爲念剔木之腐者緘之除陶之敗者堅之更

榘易棟鏝壁鬻唐條然改觀工未幾而就績民勿知勞官  
勿知費州人躋之秋八月丁未朔越七日癸丑落於祠下  
請余記歲月於石余維春秋時獻公之子九人遭驪姬之  
禍城蒲以處重耳城屈以處夷吾是蒲乃文公之舊邑此  
屈地也則惠公之舊邑今蒲有翠屏山以祠文公是矣屈  
亦有焉想先民立祠之意正以文公爲姬姓霸主王室賴  
之講信修睦於諸侯其子孫主盟中國者百五十餘年威  
靈氣燄昭耀赫奕百世之後人皆稱仰故祠不止於蒲而  
屈亦然也雖譎正之論出於孔子然合諸侯尊周室號令  
天下使東周之後非此艱難備嘗之君如天下何其祠祀  
也又宜也况雍冀以北地棲羗鄙祠多淫諂此祠以功及  
於民而祀之可見無淫與諂矣建於案山之上以對州治

既可見高山仰止之情使生斯土者仰之而不敢忘官斯土者景行而不敢忽皆可嘉也自余歸隱築室錦屏之麗時步公祠則天光萬里雲鳥千舌春花如錦秋葉烘丹亦山川之一適也不可不記是日俎豆既設賓主咸集皆義李公之舉稱觴上壽遂悉其始末云公名鯤字希龍山東即墨人有經畫而能幹理者也是爲記

### 祭龍王文

明張應春  
華州人

萬歷四十五年亢陽不雨且旱蝗大作知州張應春作文告於龍王神前曰惟龍行雨潤百穀也惟王降龍均雨澤也民間水溢則告之王旱乾則告之王此雖百姓請救之情總亦王之職掌宜爾不意今年大旱麥苗薄收而仰藉王慈少零甘雨纔種秋禾又遭蝗蟲雖蝗有八蜡之神在

與王無預倘王降龍有法雨澤霑足蝗何自生即生亦不若是之盛言念是災敢忘自省而歸責於王第區區爲百姓之心不得不於王有望也况王豐年受百姓之享祀荒歲不能爲百姓以禦災似亦自溺其職也職卜日竭誠率領鄉耆肅告於王惟王速顯靈異早賜時雨勿迅風雷令徐徐入土萬一轉災爲祥厚邀收成職當率此一方人爲王崇新廟貌伐石立碑以焜耀靈異使天下知吉州龍王之神有禱輒應如響三日不雨可需六日六日不雨可需九日過十日不雨雨而不沛然下也苗無生意民失所依是使王千百年之靈異一旦付之烏有恐非王之所以自爲計職亦不敢負百姓之意諂瀆於王而爲王諱也何者王爲天曹之雨師職爲天子之守吏王不能降龍行雨職

不能動王降龍行雨均之於地土無益職惟有所王之靈  
以對此百姓耳王其鑒之

張侯作此文祭告神前次日甘霖大降四野沾足蝗亦  
漸漸滅息父老異之遂公舉而刻之於石以記其事

知州魏公去思碑

明鄭崇儉鄉甯人

夫自召伯南行甘棠致詠峴山墮淚河武興思此其聲華  
允足以光昭史冊而艷人聽聞者矣乃其後不數數見者  
豈民忽然哉政以感民者不本之德意即稱有德而沾沾  
焉小用其術故其政不足以繫人之思雖思之而不能垂  
之悠久而勿替也若魏公之德施於民者異是公於萬歷  
乙未秋來守吉越四載癸亥晉陝西鞏昌二府專理甘肅  
屯兵府事屆行之日士民戀戀不忍去僉謀伐石樹碑用

寄思慕縉紳士民請記於余余固多公範而心所景慕者  
烏容辭乃慨然曰今不見人心之思公哉不見人心之思  
公本於德感者哉公之治吉也廉正持已平易近民以寔  
心而行寔政乃任怨而任勞凡民之疾苦痛養視之若自  
己出以修武備則思簡閱俾之有勇而知方以重文教則  
崇學校俾之興行而向善以審徭役則洞查貧富陞擦允  
當俾民無不均之嘆以飭鄉約則甄別善惡勸懲不爽俾  
民有知耻之心以肅官常讞訟獄則奸宄剔而吏治興苞  
苴不行案牘無滯俾之弊剔而風清身先淡泊懲浮靡也  
巡行郊野靖境氛也嚴謹城池慎防禦也以至助元凶而  
使之戢滅供億而示之儉裁決必親而奸胥袖手請託不  
行而豪佑屏迹諸凡起敝維風振廢理沓者靡一不淪浹

於民心故民之感之者熙熙然就之如日月望之如雲霓  
畏服之如神明而不能斯須之或忘也豈私公哉他日晉  
公而廟堂秉樞而執要覆庇天下予固知天下之人心即  
郡邑也其思慕者寧有涯涘耶余愧無出域之見不足以  
發公之德與民之所以思德者惟甘詠峴思或者其庶幾  
乎

城隍廟宿齋故址碑記

國朝南

鵬 陝西人

凡省會郡邑之城隍祠傍必附宿齋一室爲新官未蒞任  
者之所寓由來舊矣余知是州下車謁廟竟無是宿惟廟  
西有空地一區計三畝許黍離而麥秀焉余疑吉州疊罹  
兵燹延及神祠或此宿頓塌無存廟祝因而耕闢爲香火  
之資耶斯時即詢之廟祝則云此地非廟有係鄉民楊姓

之所置也及詢之楊姓則云此地非民有係生員劉五美之所賃也復詢之劉生則云此地素爲生有而宿齋之地未之前聞余亦不爲深求又一年餘孰知神其有靈一日余行香畢散步廊廡觀古碑記至門外墻東見一石泥封令出之乃舊碑也上書明宏治六年春二月判官劉瀚吏目安恭學正李翱等仝勒記云陝西王侯葬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來知是州見廟貌圯頽設法修葺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爲新官未蒞任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云云如是則廟西之地豈劉生之所得有耶隨集郡紳衿父老暨劉生同閱是記紳衿父老僉曰然但此地在劉五美祖父所遺歷年久不僅劉生不知爲廟有即我輩亦不知爲廟有也今碑記犁然



劉生夫復何辭請鑄之石以顯赫濯之靈以杜後日之變  
可也故余捐俸建坊外復爲之記云

吉州誌序

南鵬

志何昉其昉於作史者乎周官職方掌四方之志歲事風  
俗情僞各爲一書上之天子命內史識之以稽微惡而備  
得失是今日之所爲志即當日之所爲史也然昉於史而  
亦昉於詩也自巡狩不行爰命太史采八方詩歌考奢儉  
而別正淫則當日之所爲詩即今日之所爲志也志固非  
易言哉吉州舊志自癸未年流寇西來山城失守人民慘  
戮房舍燼灰而志之板籍盡付之咸陽一劫距今三十餘  
年無論遠者未由追溯即我

朝定鼎以來其間人事滄桑歷歷如星辰螢燭戊申春二月

鵬謬膺州牧有心修輯之舉久矣無如哀鴻未集土滿爲憂未遑如願壬子冬蒙臺憲檄取州志茫無一應旋令邑廩生曹執衡廣諏父老博採遺編復於斷碣殘碑細加搜括果確確有據者志其原委巔末畧有疑似者遙且闕文無或敢訛手錄二帙恭呈憲鑒茲於癸丑夏六月復令登之棗梨鵬即捐俸刻板甫匝月而告竣誠鵬向所禱祀而求者今庶乎其少慰矣雖然志以言乎識也識其地識其人識其事與寔也即志以言乎制也分疆畫野有其制土田賦役有其制山川扼塞人物風俗有其制志固非易言哉今州境雖小亦河東之一股肱也幸於半歲之中俾一州七百里之流風逸事復羅網無遺而釐之一新藉令當伐大人君子爲問昔日之地僻民淳事簡易治之休其尙

有存焉者乎今志以內分疆畫野自若也爲問昔日之重  
義寡積敦厚尙質之休其尙有存焉者乎今志以內之土  
田賦役自若也爲問昔日之襟帶河山壺口孟門之勝今  
尙有存焉者乎今志以內之山川扼塞自若也爲問昔日  
如某也忠某也孝某也廉某也節之遺徽其尙有存焉者  
乎今志以內之人物風俗自若也孰謂一州之志非一國  
之史也耶竊鵬素餐六載催科撫字兩無俾益唯以誠殼  
自矢即三尺之童亦莫敢欺故志之一書斷不肯慌忽附  
會以失其真而又何得不以曹子廣諏博採之最確爲畧  
述其終始使後來蒞茲土者知一州之有其地有其人有  
其事與寔若是其班班也詎非陳詩貢俗之一助也哉

志書序

曹執衡

環吉皆山也地非沃壤民未富庶斗大一城夫何足志雖然尺土一民皆係朝廷版圖則吉地雖小亦一郡也倘不悉夫物宜何以備觀風者之者之遊覽作憂民愛國者之補救乎則志之一書誠不可少也但吉陽自兵亂之後田野荒蕪城市堙墟案上芸編盡作地下灰燼志書無存垂三十餘年矣茲康熙壬子秋蒙臺憲檄取州志我州牧南父師命衡纂修衡生也晚不獲親承文獻若以臆見操一代因革損益之權不惟滋往牒之疑亦恐貽後世之惑兼之北門起咏蓼莪興嗟負版長鳴自以爲風塵落寞久困蓬蒿已耳無心向筆墨求生活耶重以師父之命乃辭不獲乃延訪於宿儒先達廣搜於斷簡殘碑越明年癸丑初秋編成二帙若建置若風土若官師若賦役若科貢若孝

義以及方物藝文條列詳明辭取其簡事取其實雖不敢言一代信史太約以公不以私傳信不傳疑使按此而議修守則山川險夷洞若觀火按此而馭民物則性情剛柔峻若列眉且觀斯土者知孰爲廉明孰爲仁愛有所觀感生斯地者知某也忠孝某也節烈有所勸慕則郡乘一書寔關風化孰謂廣輿圖籍非勸黻國家默維世道之要略乎則志之一書不可少也更可念者吉之建置不異於昔吉之風俗亦不大異於昔獨是入籍之民昔有一萬二千餘丁者今止存三千餘丁矣晨星落落今昔大不相侔故入少則土滿土滿則財賈財賈則民貧民貧則凋耗困弊日復一日幸我南父師蒞任多方撫綏哀鴻未集苟繼此而休養生息固邦本以培元氣使七里殘黎漸復全盛不

負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至意而作者之苦心亦庶乎其無遺憾矣疇曰地非沃壤民未富庶而古陶唐之遺風不可復見於今日也哉衡係草茅不揣謏劣草創成編僅見一斑若夫潤澤以俟君子

張侯去思碑

國朝劉玉書本州人

吉守張公諱燦字玉山奉天遼陽人也世德積累清白傳家歷司民牧政聲卓越忻忻然歌孔邇而頌神者在在皆是前以賢能報最調補我吉吉處萬山之中糧不滿萬丁僅三千凡土之瘠民之貧地方之凋殘其有賴於賢父母之興利剔弊克復元氣者非一日矣幸公下車以來凡有關於風教有裨於地方者無不勵精以圖次第兼舉勵士

於庠俾識禮義而教思廣矣勸民於農而容保宏矣禁雜  
派之積弊革編氓之陋習而民徭均民財裕矣建橋梁以  
便民生嚴賭盜以安民生勸積貯以備民荒而民利興民  
害除矣七年之內經營區畫第見逃者返困者蘇門無呼  
吏花明雞犬之村人慶年豐戶介羔羊之酒幾幾乎有陶  
唐遺風焉至於塵居貿易之中土著無幾外來流寓者最  
多公乃加意體恤凡布帛菽粟等物俱照民間平買並無  
官價名色近悅因而遠來柔遠切於能邇可謂不負朝廷  
不負民生何天不佑吉一旦以太翁之訃至使吉人聞之  
如赤子之釋於襁褓亡兒之去其故鄉始而駭繼而戚其  
相聚也則擬伏闕叩關而必期得請其相謀也則欲攀轅  
臥輒恐未必我留夫合通郡之心如一心千萬人之願如

一願赫赫之譽公不肯居悠悠之思民何能已雖然怙恃  
失望雖嘆息於目前而倦戀情殷安知無待於異日轉瞬  
制期告滿膺不次之擢將入而佐理廊廟則霖雨蒼生吉  
民亦在帡幪之中倘出而撫育晉陽則膏澤傍敷吉民亦  
在河潤之內公安往而不惠我吉民哉吉民亦何日而不  
叨公之福庇戴公之恩造而又何恨於蒲輪之不少待乎  
但感之深而思之切惟效峴山之往事恪勒貞珉俾之炳  
耀千古庶後之官斯土與生斯土者覽斯文而興感焉是  
爲記

募建文廟櫺星門并兩廡引

國朝甘士瑛奉天人

世宗憲皇帝御極首尊 先師孔子躬行釋奠之禮於國學  
復頒



御書生民未有字匾額遍懸天下郡縣文廟誠崇儒重道之  
鉅典也繼以古昔先儒尙有未與配食之典者

特命廷臣再三集議增入兩廡一體崇祀則凡膺

朝命與列宮墻者豈可於先師之門廡而慢忽視之哉吉  
郡於明季時遭流寇之變諸事廢弛學宮尤多缺畧雖經  
前人加意修整而殿陛之前竟無櫺星一門至於兩廡傾  
圯日久先賢先儒之神主俱集於殘破之東廡一隅余奉  
命守土責有攸歸因與秉鐸李君謀諸多士告以  
聖天子崇奉之隆若彼而此地殘缺廢弛如此其何以仰承  
朝廷之休命酬答聖賢之樂育耶幸多士各生見義之勇奮  
然任修建之舉爰爲之引以告夫人之有同心者將見輪  
奐立成不特有以壯

先師之門妥先賢先儒之位次寔亦不負我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也

重建扶風橋碑記

甘士英

夏令有之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子輿氏亦言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成梁利濟民不病涉王政之大  
端也吉爲古耿舊治依山而城以河爲池其東南隅係往  
來孔道夏秋之交霖雨泛漲民以徒涉爲難前刺史張君  
燦荆建爲橋凡五孔顏曰扶風民歌利涉後漸傾圯刺史  
楊公魁甲復爲修葺厥功懋焉

世宗憲皇帝之十一年歲在癸丑自夏徂秋大雨時降山水  
驟發洶涌奔騰先是建橋者以石工維艱上蓋以木水勢  
浩瀚冒在橋面衝激漂沒悉倒塌無存今奉

命守吉歷有年所興敝起廢苟有裨於彼都人士者靡不倡率釐整矧是橋爲州之門戶而聽其墜壞不爲鼎新乎爰集耆老紳士謀重建之又慮舊制卑狹不足以禦奔湍踵舊址而加豐易木植而環石詢謀僉同涓吉覘度募匠師徵力役計料運石趨事踴躍馨鼓弗勝經始於癸丑之冬越明四月而竣事橋長二十有一丈廣丈有八尺視舊制高五尺有奇樹坊於橋之南北仍顏曰扶風志舊章也列任事者於左嘉有績也旣成吉之紳士請記而勒諸石以垂不朽余維吉僻處萬山之中土瘠而民寡屬當

聖天子仁恩懷保澤被寰區歷年以來雨暘時若百物順成爾吉民人歌樂利家慶盈甯用能急公趨事有餘力捐資佐費有餘財不踰月而功克竣也則是橋之建也上以沐

主德下以覘民風垂之後世永永無斃雖謂是橋之名扶風  
自今伊始也亦無不可是爲記

天井龍王廟碑記

甘士英

誠敬之心著而休嘉之梓集感應之理也神靈之效彰而  
報功之念切典禮之宜也吉郡環山爲城土壤強半非若  
平疇沃野足資水利勤灌溉禾苗黍麥非陰雨時膏甘霖  
常潤鮮克長養而生遂焉歲己酉余奉

命來牧斯土下車後諮詢父老問民疾苦惟冀雨暘時而灾  
沴絕與吾民共享昇平之福同樂化日之舒越三載時和  
歲稔民熙物皞余固仰賴

聖天子仁澤敷布物無不遂而一時吏民亦安余之拙歲在  
壬子春夏之交彌月不雨民以爲憂余旣竭誠虔禱省躬

刻責仰祈早賜甘霖以蘇民困而紳士耆民復進而請曰  
古城之西古有天井在河之涘平時砂石罨罩不可踪跡  
相傳下有龍潭週圍可四五丈深丈許濬得其跡中出清  
泉雖亢陽雨必應時而至然非旱甚不敢濬濬必致誠懇  
毋敢慢在昔固有行之而效者吾公之莅任也數年於茲  
雨暘時若旱乾無聞吾小民亦習而忘之茲當偏災流行  
旱既太甚舍是恐鮮克濟也廼宿齋戒滌心志晨興盥櫛  
率僚屬吏民往而恭禱焉禱畢僉持鋤鍬汰砂石尋其跡  
而疏濬之逾時而井跡果現又逾時而清泉果溢溢時如  
有雲物從中而出翌日大雨如注田疇霑足禾苗芄浮竭  
霽而往觀則故址湮沒砂石罨罩如故自是旱甚必禱禱  
輒如嚮斯應如影隨形噫神亦靈怪矣哉記曰有功於民

則祀之茲神之靈惠我吉民匪朝伊夕立廟而俎豆之宜也非僭也余捐俸而爲之倡吉之士庶踴躍而樂從焉乃卜厥土無水虞者鳩工庀材構三楹以爲棲神之所立像崇祀顏其廡曰天井龍王懸額於庭曰澤被蒸民以彰神庥以答神貺是役也興於乙卯之仲春越三月而落成焉吉人請書其事於石以誌不朽余曰諾遂援筆而爲之記

志書序

甘士英

我

國家定鼎以來九十餘年間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既皆彪炳天壤而誌乘未載曷以垂之永久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垂念及此

欽命天下郡邑俱各纂修誌書申之上司彙爲省誌進呈

御覽以備統誌館采輯之需其於顯微闡幽典至鉅也士英以

高平令奉

命來牧吉州適當其時加之吉係近改直隸兼轄鄉蒲二邑  
向皆各自爲誌不特郡邑藉以聯合而於有關人心風俗  
維持名教之處悉得以表見之不誠厚幸歟獨是州誌因  
明末離亂之後毀棄無存至康熙十二年始有里人曹執  
衡追憶撰述既不全備亦少倫紀而寧誌浮誇蒲誌儉陋  
更甚於此非有博識之士文獻之徵烏能勝此乃吉與二  
邑僻處萬山士多負耒人鮮貫通所謂斷簡殘編遺碑賸  
碣百不得一距無掛漏貽譏然當

聖天子經理庶務百度維新不於此採撫補綴以襄

盛朝一代之典章則尸素之責更不可追爰屬一二同心博稽掌故摭拾舊聞信者仍之疑者闕焉踰年而竣以稿本送通志館期俟通志告成再謀付之梨棗以示來茲九年冬

朝議以蒲縣改屬隰州而吉郡只轄鄉窰一邑規制旣更勢不得不復爲增省以成一郡之誌且俾邑之人士知我世宗顯皇帝顯微闡幽大小不遺於修誌一節亦寓砥礪人心風俗之至意則今日之鄧隆極治一道同風雖與古之聖君哲后合德而同揆可也因忘其固而爲之弁其端以志一時之盛





詩

經慈州感謝郎中

唐黃滔

金磬本是古詩流况有池塘春草儔莫遣宣城獨垂號  
雲山彼此謝公遊

初秋到慈州冬首換絳牧

唐唐彥謙

秋杪初攀玉樹枝隔年無計侍春暉自嫌暫作仙城守  
下逐鶯來共燕飛

吉州道中

明楊文卿

傍崖桑棗未成林障日蜂巒每送陰石解鈞衣緣有角  
雲能碍日豈無心笙簫韻落清溪淺蹊徑香迷宿草深  
到處驚魂常戒儉偶然適意便成吟

孟門夜月

明張周祐本州人

峨崗矗矗水洋洋銀漢橫空夜未央河底有天涵兔影  
山間無物掩蟾光清輝厚積千林雪寒氣輕飛九陌霜  
因甚孟門開寶鏡姮娥向晚理殘粧

壺口秋風

明 陳維藩

碧空昨夜度賓鴻壺口波兮思禹功一水中分秦晉異  
兩山傍峙古今同秋風捲起千層浪晚日迎來萬丈虹  
八載勤王方奏績鑿成天險壯河東

錦屏疊翠

明 張殿陛

淑氣氤氳春令行佳山送翠景偏清風吹楊柳千條綠  
雨潤藤蘿一望青好鳥林中調巧韻奇花枝上吐芳英  
是誰喚起王摩詰畫就文城錦繡屏

石孔飛泉

陳維藩

發源分派自崑崙，  
嶺嶽彼靈湫。透石根泉湧，  
千流達九曲。水通一竅會，  
三門味兼甘露。鮮還美冷，  
濺明珠散復存。溥署可消遊子渴，  
天光雲影入無痕。

壽山夕照

拱秀南山綠潑油，  
登樓瞻眺任夷猶。無邊紫翠開霞照，  
何限桑榆托晚收。鴉背初翻林外面，  
羊羣纔下嶺前頭。爭奇列岫相輝映，  
好景偏於日暮留。

佛閣晴嵐

丁汝謙

近水臨山遠市塵，  
梵王宮殿建何年。層巒迎曉如垂露，  
壘嶂入昏似帶烟。騷客適情吟白雪，  
禪僧養靜坐青蓮。嵐光翠色渾無際，  
縹渺延綿接上天。

小橋流水

陳維藩

三 鼎 元  
幾處橋梁構接山石巖作枕澗溪環天移鰲背來青海  
地擁虹腰跨碧灣錦鯉聽雷騰浪裏神龍吐霧向波間  
縱橫車騎同周道過往行人不告艱

古桐瑤桃

劉德溥

削土爲基石蹟奇好如仙府少人棲瑤桃百樹堪清賞  
峭壁千尋可品題羽客航幽門戶掩詩人中酒路途迷  
三春牽引人遊玩常有金鞍玉馬嘶

久晴得雨

明羅應許 巡道

孤輶衝暑問山程風轉寒雲掩翠屏迎旆桃花還笑笑  
催耕播穀更聲聲憂民欲訴三春急客况徒勞兩鬢驚  
治世老天終可籲故將好雨近清明

觀壺口

張應春

星宿發源自碧空  
鑿開壺口賴神功  
吐吞萬壑百川浩  
出納千流九曲雄  
水底有龍掀巨浪  
岸旁無雨掛長虹  
朝奔滄海夕回首  
指顧還西瞬息東

孟門夜月

張應春

蒼蓋橫銀漢  
翠峰掛玉盤  
林疏光皎皎  
浪靜影團團  
耿耿冰輪滿  
迢迢白練寒  
素娥離桂殿  
玩水更遊山

壺口秋風

張應春

颯颯金風動  
凝凝玉露清  
壺山木葉下  
洪水波濤驚  
冷透白蘋岸  
寒侵紅蓼汀  
禹功疏鑿後  
千載仰成平

飲馬泉

張應春

櫺星門外有流泉  
飲馬名歌幾百年  
一線直通天地竅  
雨涓雙匯古今漩  
濺濺瀉去如珠布  
滾滾湧來似璧聯

天爲鬢宮無泮水故將石上起潺湲

吉州署中

張

銓天雄人

木落天空野徑秋蕭蕭寒館暫夷猶半山睥睨披青靄  
九月冰泉咽素流訟獄無多公案寂催徵有額縣官憂  
夜來欹枕應難寐肉食驚心愧壯遊

過吉州

石

玠巡道

川奠山河山接城奧區端穩此聞名泉奔遠壑朝還暮  
雲近危峰晦復明民爲供租勤墾闢士知力學幾光榮  
太和清化均遐邇况是陶唐舊淑成

吉州公署

楊國柱陝西人

五月驅車到吉城崗巒擁護錦屏迎居官須是寧鷄犬  
始見山高共水清

赴吉州署中

國朝 紀振邊海州人

危峰層疊逼於天  
寥落征車信後先  
古木棲鴉聲寂寂  
寒泉繞湖水涓涓  
非關吏隱尋幽徑  
却憶民瘼似倒懸  
回首鄉山何處是  
聊將岑寂澹諸緣

署中即事

南 鵬

僻處深山已數年  
惟與衾影對青天  
庭葉積書常滿  
錦壁雲開花自妍  
落拓形骸槩可托  
寂寥居止鶴思遷  
此中消息憑誰語  
日落長松留暮烟

春日東城

南 鵬

桃試新紅柳試烟  
錦屏山外好春天  
翱翔鸞燕笙歌韻  
高下青黃菜麥田  
鬱鬱葱葱歌樂土  
風風雨雨兆豐年  
官安難報吾



皇德馬上惟擎額上拳

觀孟門山

南鵬

聞說孟門小來看大似拳生成書案景擬在畫圖懸丹  
化神仙蹟龍潛吐怪涎敢同銀漢使母謂犯星躔

觀壺口

南鵬

大禹開天手先從壺口聞收來一曲水放出半天雲浪  
怒山林亂光寒肌骨分憑虛頻眺望秋氣共氤氳

賦錦屏山二首

六言

南鵬

花氣未香山翠柳絲初綠春妍鳥宿不離枝上雲來認  
定峰巔

其二

草色芊芊有致鶯聲哈哈堪誇山綠多因楊柳谿紅半

是桃花

錦屏春曉

陳于王會稽人

一望青山別有天，叢陰簇處翠如烟。  
參差老樹層層碧，濃淡桃花級級妍。  
倦鳥出林隨意嘯，懶雲戀石盡成眠。  
誰將妙筆臨成稿，携上襄陽書畫船。

遊人祖山

陳于王

萬疊奇峰一片雲，舞青搖綠鬣紛紛。  
千巖只在晴時出，衆瀑惟從頭上聞。  
詩興忽生香霧冷，鳥聲初起夕陽曛。  
巍巍宮殿深嵐裏，松腹猶存蝌蚪文。

觀孟門

陳于王

孤峰獨立是何年，想鑿雲根剩隻拳。  
南接龍門千古氣，西牽壺口一絲天。  
暗嵐飲日當波出，怒水呼風抱浪眠。

非是無緣人不到此中只可息飛仙

觀壺口

陳子王

黃河之水自天來天使鴻濛命禹開壺內魚龍隨勢入  
沙邊鸞鶴聽濤迴山分晉秦常婚嫁浪疊雲霞任剪裁  
我欲乘槎探星宿登臨長嘯幾徘徊

壺口

甘國基奉天人

壺口深山裏神功不可侔浪花噴五色湍勢吼千牛風  
過龍飛沫雲來蜃結樓遐荒留禹澤萬古向南流  
馮家磧僭運野望

甘國基

飛濤作雪灑晴天旅客含愁望渺然谷口落霞披鳥背  
村墟高樹出山巔上灘遠纜人如薺激岸狂瀾葉似船  
寄命篙師今日信一回惆悵一堪憐

以上二首乃先方伯任太原府時有事於吉之作茲因纂修州志登之藝文集中手澤猶新音容不復能無隳然 男士瑛謹識

吉州歌和吳青霞原韻

國朝田鳴玉山陰人

雲昏風急啼俵鬼頹城夜閉深山裏此地傳聞曾定都  
殷宗遷避黃河水如今城堞盡傾圯往昔繁華那得知  
惟有吏身閒似隱儘容高臥起偏遲莫從原上登高望  
石田土窟無人狀河畔姚長舊築城宇文高氏傳飛將  
西南對岸是華山歷代皇都近日邊當時宮闕俱何在  
禾麥離離起暮烟

飲吉州蒙泉偶題

國朝任鳳嘉興人

泉從文廟聖殿發源浸入泮池又潛伏地底至崖下石罅中流出昔有人於泉之上刊題曰蒙泉蓋取象于易卦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之義土人以尉遲敬德飲馬於此因呼為飲馬泉其說近陋應從蒙泉之說為正

甘泉雖地出發源在宮墻自與凡流異應知道脈長一

泓激澹蕩萬戶飲清涼有本者如是不徒煮茗香贊

曹節婦葛氏贊

國朝 劉 佐 本州人

貧極兼無子清操獨守艱堪為閨闈範直逾丈夫斑冰  
葉千秋仰松筠萬古攀音容雖已沒正氣在人間

陳節婦張氏贊

劉 佐

擇繼存宗易完操教子難毀容兼斷髮畫荻更和丸白  
璧誰能涅蒼松獨耐寒分明秋水影萬古照人看

劉節婦白氏贊

國朝 張爾翽

歷盡艱辛數十秋青絲白到雪盈頭山川千古名千古

贏得芬芳志乘留

楊節婦雷氏贊

張爾翽

苦守清操三十年從無非議到人間儀型何事堪持贈  
賦取冰壺清一篇

賦

壺口賦

明黃光燁羅山人

維茲壺口載在禹謨長河自北而南中分秦晉之區因  
其形似而名之恍疊壘之乍收上寬中狹自高而下峻  
若建瓴駛若奔馬洪波急濺驚濤怒瀉聽之若雷霆之  
鳴望之若虹霓之射兩岸環山河底維石氣常陰沍寒  
早燠遲每至仲冬之交河冰先結既堅且厚人畜重任  
往來無阻屢歲有秦寇之搶攘恆緣冰堅而竊渡致動  
王師之戍守煩臺憲之節駐咸碁列而星羅更雲屯而  
雨聚兵集糧從飛輓輸助宜及未雨修之於豫余守茲

土藟餉是司無事而非恣飭之事無時而非戒懼之時  
維季秋之月當冰堅而慮之適奉檄嚴飭河防至止其  
處上下彷徨相其原隰度其夕陽孰可棲萬竈之烟孰  
可容千騎之場孰可據險而設伏孰可出奇而扼吭器  
械畢具墩堡列行甯先機而籌畫勿當境而惆悵爰禮  
河伯克祀克歆牲帛既具酒醴斯馨時秋深而風冽仰  
天高而氣清驚馮夷之怒號訝龍馭之疾奔日光掩映  
而爲色石干相激而成聲噴薄兮若珠璣之綴舞璀璨  
兮若絲縷之雜陳念昔爲商旅之坦途今反若天塹之  
重關豈隨刊之明德旣邈抑氣運之否剝使然願彼寇  
氛之殄滅明復我禹甸之又安

吉州全志卷八下

知州吳葵之奉 文重修

藝文

榮祿大夫翰林院承旨攝刑部尙書馮公神道碑序

元好問金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卒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原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而物色之於大明東平於大興於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里之遙關河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竟無所見之矣已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爲騎兵所得將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井中亨乃發喪



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陽莊里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見請謹爲論之君諱延登字子俊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太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隱德及人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始知讀書且好與羽人僧客遊後因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君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三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得吾當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業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承安二年詞賦進士解褐臨眞主簿補德順軍判官太和六年知懷甯寨事使者舉廉能轉甯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雹傷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君爲區處全活者不勝計刺使涇陽趙國君臣慨然以良民吏之三年丁內艱宣宗禎祐二年

起復補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尙書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二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兼授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典登聞鼓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尙書事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書官仍宏詞科遷國子祭酒借註翰林承旨充國信使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州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能辦事者也汝能招之使降即贛汝死否則殺汝矣曰奉國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

生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  
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執意不回又明日乃諭旨  
召之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之理看君鬚髯甚偉乃薙  
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  
京官翰林院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尙書  
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九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平  
郡候食邑千戶實邑百戶娶同郡樊同官縣令拜憲之女  
封平郡夫人後君二月卒子男三皆用蔭補原懷遠大將  
軍吉安遠大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選授靈寶  
縣尉女二長嫁盱眙元帥府臣推官張慥次嫁鑑湖稅蘭  
公輔仁充本州學正孫男四俱幼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  
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禍福不少較辨初入官遂有能名

懷審素無廟學君爲發殿中長生樹以爲材廟將成有芝  
十八莖生於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審邊日學詩於閑  
閑公從此詩材大進緻密工巧時人少見其比及入翰苑  
一日有省急招草誥詔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專國  
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勵不能盡知負慚  
多矣因命錄文業以獻公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承  
相求君文甚勤何自閉之深也曰爲官窮達在我而已何  
事假人也有溪水當其門故公以橫溪翁爲號有橫溪集  
刻若干卷行於世生平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時日嘗以  
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  
書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死生之際剛決如此殆於  
易所謂知命者非耶示以銘曰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

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名益光何以名之兮北方之強天厚報兮德且昌世永享兮歲蒸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盜曠兮復何望

重修學宮城垣碑記

國朝蘭第錫本州人

古之膺民社者計莫重於城郭完固學校修明而後民生可立教化可行是良有司必以是爲首務焉吉州爲古壺地在殷曰耿在周屬晉曰屈西跨長河東連鄂壘層巒疊嶂翠嶺宛延固形勝之域也其間城池學舍燦然大備第日久年深不無圯壞乾隆壬子歲州牧蔡公溢海奉簡書蒞吉下車之始即慨然以修城垣新學校爲己任雖古之良吏無以過焉考吉州城修於晉獻公子夷吾明景泰初因山爲城周一里計二百九十步高二丈五尺嘉靖初

復建外城東築土城二百五十丈西築石城二百二十丈  
後又復築外城計周四里民賴以安

國朝以來經歷修治乾隆三十一年州牧惑於堪輿之說將  
人烟稠密處所割裂城外未便於民數請營修以復舊制  
前令胡公詳准領款適去任未辦公至士民復請於公公  
遂自輸廉俸卜日興工並謂學舍垣墉棟宇俱就剝蝕亦  
宜一併重修於是合州人士皆踴躍趨公爭先樂助不數  
月而城垣學校煥然復新余聞喜之畧分歲俸之所餘者  
以襄義舉功竣請記於余愧不能文兼以宣防任重奔走  
河壩竟至無暇握管然思蔡公之爲人事親孝官居廉慷  
慨正直而遇事敢言乾隆丙申歲公策名江右適余爲贛  
南觀察使深悉其政績廉明能以道學飭吏治洵洵然有

君子風今來是州觀其所爲輒有裨於地方風化誠吾鄉之厚望也知公如余宜爲公記公粵東順德人名國臣字堯卿溢海其號也其勲事樂助姓名例附碑陰

管帶樹字新軍前營林公成興創修橋路及放賑功德

碑記

白汝驥本州人

古之所謂名將者要必有德被生民功及後世之實以流餘風於毋替而不徒以肅號令壯軍威自謂克盡乃職而已也自善戰之風興而斯道遂廢其中尤著者不過深明韜畧精嚴紀律恃虎鈴魚麗之長才矜五花八門之妙用求所謂實心爲民秋毫勿犯者已不可得矣而况布慈雲於萬姓沛膏雨於窮簷者乎若我林公則不然公名成興江西人也幼即不凡鍾川嶽之秀氣長尤多藝擅宇宙之

菁華以是拳擊技射一時稱絕技焉然素有大志不甘伏  
櫪田間遂乃從軍遠城志期封候於同治九年以張公樹  
屏統帶樹字新軍六營駐防斯土公遂分帶前營駐軍於  
斯土之蝦蟆灘抑驕兵制捍率招亡撫散丕振瘡痍邇年  
以來地不知兵民皆樂業熙熙然如登於春臺之上蓋不  
徒有良將之才而實能以萬姓休養力爲己任者也所尤  
異者斯地自同治九年歲遭荒旱每麥子一斗價至一千  
五百錢文村中死者相繼公乃晝夜圖維悉將營中餘餉  
散借貧民全活者不下數萬衆次年夏歲大有每斗麥子  
價值錢五百文有欲以加倍還公言者公即怫然怒由是  
歲以爲常夫賑飢救荒國家自有定例官斯土者良有司  
亦或能奉行然皆循朝廷之故事飽胥吏之谿壑求其實



惠及民無愧常平之法者蓋百無一焉况得諸將帥之中哉而公之施爲竟如此也其德之被及生民者爲何如也州之河口有洚水焉澄深無底峭壁巉立溯河口而上以至人可渡處約有四五里行者咸以爲艱公乃建橋其上以便往來由蝦蟆而上路通小船窩由蝦蟆灘而下路通麻子灘地爲衝要而路極險艱下臨萬仞之崖行人僅能容足公乃督派兵勇日事營修由是蠶叢鳥道之區悉爲康莊大路矣凡此凡數百年未竟之功也而公一旦成之又徒爲億萬衆濟天險之窮而且爲億萬年開此蕩平之途也其功之及於後世者何如也某等生長遐陬日沐德化感樾蔭之覆庇恨瓊琚之莫報因思歌時雨於旣降不如普惠風於將來乃共爲商確咸欲勒諸貞珉以垂不

朽昔羊公遊歷峴山曾留墮淚之碑召伯循行南國遂有  
勿伐之樹千載而下競爲美談况我公以文武之全才兼  
兩公之盛舉其遺愛爲何如哉今惟共勒諸石庶幾功德  
蕩蕩恩波與壺水長流巉石岩岩芳名偕柏山並永若夫  
肅號令壯觀瞻樹斯民之保障作盛世之干城則非公之  
所異也茲不復及之

### 大荒碑

馮錫福

本州人

天災流行何代蔑有光緒丁丑歲乃大飢也麥未種秋未  
登一歲已成兩歲之災食樹皮食人肉十分幾斃七分之  
數及至戊寅夏麥米每斗四千餘文雖楚之米貴於珠宋  
之易子而食未足方斯慘烈矣適巡撫山右者一等威毅  
伯印國荃殫精竭慮備盡圖維奏請蠲免丁丑下忙及戊

寅兩忙錢糧又請設立賑局按月發賑自捐俸廉移粟籌  
餉 聖上恩准 欽命前工部右侍郎閻公印敬銘督辦  
山西全省賑務又命翰林院編修李公印用清兵部員外  
郎王公印炳壇星夜馳驅明查暗訪道路風清吏弊咸絕  
自丁丑十二月起頒發賑銀四千兩麥種銀三千兩由什  
貼和米變價銀二千九百六十九兩小麥五百石高粱二  
千一百石大米二千石小米四千七百石棉衣九百件沿  
途畜牲餓弊殆盡搬運粟糧不能應時延至己卯三月尙  
未運完雖由道路間隔實

天恩浩蕩有加無已所致也由平陽以上所發腳價若干不  
可計憶自平陽以下共領腳價錢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  
串四百五十文災爲千古未有之災典亦曠代希聞之典

巍巍功德民無能名矣 上憲若是圖維理宜保全無恙  
但吉州地瘠民貧專事農桑一遇荒年流亡過甚丁丑十  
月抄錄食賑戶口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九口續鈔次貧並  
聞賑歸里九千五百餘口及至戊寅十一月僅抄一萬八  
百六十七口詩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者其斯之謂與  
幸我 父天吳公 印葵之係懷慶人於戊寅春以候補知  
縣接署州篆 上憲並飭學正黃公 印維墀裴公 印國苞  
分辦寒士賑務又飭守備閻公 印登庸千總劉公 印耀光  
外委張公 印繼業分辦營務賑務又飭吏目曹公 印貽祥  
協辦賑務 父台下車伊始清如秋水惠似春風日用飲  
食出錢公買放賑詳冊僱人謄錄除放上發粟銀又放本  
地存積谷六千一百五石四斗捐輸銀九千三百五十三

兩專令各路紳士如數按口分給未嘗稍爲染指收糧放  
銀始終不經胥役提斗捉秤早晚親自檢點嘗謂局紳曰  
上憲不遠千里頒發衣食等物豁免畜賦牲稅愛民之心  
無所不至矣余今者現爲吉民牧未能解囊賑濟誠有愧  
耳敢以顆粒分文假公濟私乎即稍爲賠墊乃所願也  
父台嚴於自慎局紳誰敢自寬使我鰥寡孤獨輩咸得坐  
享優游均得 天子之實惠州屬父老皆聚首而相告曰  
向非我 父台吾黨悉爲溝中瘠矣但歷任未久他務不  
遑未能大展施爲即補武鄉縣篆惟恐久而湮沒漸忘恩  
德之盛咸欲乞文勒石以志永垂不朽使後世子孫皆知  
天地有如此大劫 朝廷有如此曠典 上憲有如此經  
營而又知我 父台有如此廉明後之覽者皆能有以感

愧云

埋枯骨記

裴國苞陽曲人

光緒四年春臯蘭馬公元驥來理州篆甫下車賑務告急  
他事未遑而尸骨滿野不忍令其暴露正欲設法掩蔽適  
上憲有文飭令瘞埋公旋以交卸去臨行時捐有錢文印  
以此事重托捕廳曹公貽祥紳士薛公溥榮二人實力爲  
之薛公即出資覓人掘男女坑各一以爲掩埋計乃州  
憲命赴平郡接賑未克完埋曹公遂捐助八十餘金令人  
各處搜求親爲檢查覆蓋甚厚及薛歸猶恐爲豺狼所挖  
食復命工人築土加深不欲再爲踐踏雖一節之仁不足  
表揚後世而捐資成美誠有可以風世者故爲小記以誌  
之

遊麥城記

白汝驥本州人

吉州爲古耿地昔商時祖乙都於耿據書傳咸以耿地瀕河  
屢圯於水至盤庚復遷於殷春秋時曰耿鄉自獻公賜趙夙  
其後耿復大隋時改置耿州以其曾爲耿故也然吉屬萬山  
之中城郭逼仄山水潏洄環城而列者俱皆窮岡絕巘相厥  
攸居並無可以建都者余生長於斯讀書之下每爲追維未  
嘗不廢書三嘆慨然有黍離麥秀之感歲己卯春三月予以  
有事麥城麥城居州之東北距城三十餘里路必經包山之  
麓包山爲州望山雖不甚高大而實東北一帶諸原之祖予  
登臨之際從高俯覽遙見四圍遠山隱現各數百里中皆平  
原曠野一望無垠若非限於溝壑則車輒馬跡縱橫東南百  
里之間其平如坻矣予不勝心訝以爲山川形勢之勝固有

如此壯麗者惜人烟寥落棄同僻壤倘使當年設邦建都則山河鞏固固亦無愧天府之區也由包山而下始至麥城村村僅平岡一原左爲桑村右爲彝村相距各五里許中皆分爲大溝村上故爲古城墻厚可三丈高亦如之其東至於桑村之原而其西則在於彝村周圍約有二十餘里遺跡至今顯然南雖逼近大河半爲溝澮而各原盡處所餘故址隔溝望之尙壘壘相對若合符節城內又有小城兩三重高厚略皆不等今亦爲溝隔斷時有時無村中地內俱皆殘磚賸瓦堆積不絕予周覽之際遐思遠想律以書傳瀕河之語証亦今時圯水之形不禁慨然太息以爲昔之所謂建都其在是矣其在是矣而故老無傳殘編莫考亦惟於望古遙集之下徒增其山川憑弔而已北至城外舊有古大路蕩平無阻直



通於包山而苔積沙綉半傾溝壑行蹤久絕矣城之東隅有古教場焉其地今猶呼爲箭道坪距村五里白子溝有激水車道相傳建國時汲水之處村中井坪數處相傳內有古井今亦湮沒無存又三村地內猶多古遺物每於大雨過後土人輒拾得古銅箭簇銅印及不可名狀之物難以計數而箭簇爲尤甚往往有拾至數升者其形類皆三稜長可寸餘余曾得一小銅印上刻無當司馬其篆的爲魏晉時物土人傳言此百里爲王之時所遺也余笑而領之夫物之識與不識每視好古者之摩娑而地之傳與不傳尤增有心人之寤慨按此地昔爲秦晉要津五代之際實爲干戈戎馬之場元時屯兵十萬遺鋒斷鏃固不足奇但觀其城郭形勢之大溝壑推陷之深誠有非殷周以下所能遽及者何也考周距今千

百餘年其中沿革廢置尙皆畧有考况城郭廢置陷爲溝壑由周迄今亦不應若是之甚也且周制大都不過百雉即使分建侯封其城亦未有若斯之大者其爲周時以上已明矣祖乙至今三千七百餘載意其時必接陌連阡坦無溝壑北枕北山南臨大河四山拱圍氣象宏敞相地建都固亦確有可取也迨播遷旣久廢爲邱墟地高土疏日就頽損年積代謝朝市變爲深谿時易事移故宮鞠爲茂草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其信然矣余末學固陋旣乏考據之資而又此地舊志久失無從援証睹此故城遺址不忍聽其蕪沒於空山因約記其概至於窮源溯委考証得失尙俟後之博雅君子詳爲正之余不敢知矣

丐孝子傳

白汝驥

孝子稷山人遺其姓氏年約二十許以織蓆爲業服賈陝西光緒二年山右飢孝子父自家抵陝依孝子爲生孝子拮据奉養無間晨昏無何孝子父病同居者不相容孝子遂挈父東歸抵陝西某鎮夜宿土窰孝子煨火禦寒禦寒父睡熟不謹竟以衣置火中行裝俱成灰燼孝子抵死救之面目焦灼從火中拽父以出父始免然衣服已無餘矣孝子雖身帶傷而經營百計負痛操作稍得財即復置衣衣父及臘月始至州境時父痛已不能行孝子携持抱保寸步不離晝則沿門乞食夜則依戀左右所得之食悉以食父土人多爲哀之三年正月孝子父遂不起是時路斃者多爲拋棄孝子沿街號泣乞借鋤以瘞父骨市人爲瘞於城北之義塚側主事者不及待孝子以手掬土掩葬遺骸手指俱裂先是父未歿時

孝子徧在各門哀懇傭工願不受身金以糊父口而時事已艱竟無首肯者及父歿孝子痛其父死之酷也傷其流落之慘也在墓哀號晝夜者三淚繼以血終不去聲嘶遠邇聞者酸心土人有好義者哀其孝始曳入市中然孝子之不死者氣已一綫矣在市呼父痛哭日惟求死與之食亦不食夢寢之中猶詢父所在市人皆以孝子呼之

論曰自孝之風微而士大夫之視同陌路者比比然矣况欲得諸愚賤之流哉今孝子以艱難備歷之餘顛沛屢嘗之後竟舍死不顧抵死相從致使父子同時一死論死不無隱痛而此心此理即質之天地鬼神固可稍無遺憾矣孟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如若人者其殆庶幾與

陳列女傳

白汝驥

女姓陳氏處士五昌公之女幼聰慧頗通詩書許字同郡竇氏同治六年逆匪竄境時竇氏子被殺是時女尙未嫁遂矢志守節願以歸事翁始竇氏家故貧知女志堅屢請歸不許女遂長居母家光緒三年歲大稔竇氏合家俱歿父謂女曰汝所以不嫁者徒以有竇氏故耳今竇氏已無人矣縱終守將欲安歸女婉言謝絕願以嬰兒子自處居無何父病復謂女曰女能嫁則嫁之若不嫁必終守倘吾死而汝嫁則不孝之罪直通於天矣女聞涕泣誓以死期之時年二十有九矣先是女生而賢孝自以未嫁守節故其名傳於遠邇大家世族爭欲委禽焉而女終不許平居長齋默坐惟事誦經親戚中有勸以另字者女必引古烈女以正之以是族黨中無復

言者及光緒四年粟價昂貴州人多餓死女父故貧有某豔其名欲以利啖之願先助麥一石以求婚女父母意稍移而女竟以柏舟自矢抵死不從事遂寢及父歿女遂哀毀備至痛不欲生繼念孀母在堂故復破淚爲歡強進飲食居常言及此事輒流涕語人曰吾以之死靡他之故不肯降志辱身救吾父於危殆者更違命以改適是人類之所絕也言之聲隨淚下女今年已三十而依戀膝下奉養晨昏畧無異處子見者皆談爲人生難得云

語曰昔共姜以柏舟誓志陶嬰以鴻鵠寄心而節義之流傳遂昭千古矣然皆以既嫁守節求其以未嫁之夫矢不字之貞而守從衆之義如吾州所謂烈女者蓋亦僅矣趙威后有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

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烈女殆其流亞與

孝婦傳

柴 海本州人

婦姓強氏諸生際清之女馮氏丕緒之妻也性淑慎有古林下風恪守婦道勤習女紅中饋之間妯娌和睦庭無間言其事舅姑以禮怡色柔聲朝夕如一姑歿後舅患癱疾年已七十餘矣起坐疴癢婦必敬以扶持較姑在日爲倍摯禮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婦每晨起梳洗即上堂問舅安始入厨造食必潔淨侍食畢然後食常盛夏與夫負舅至院之清涼處安置坐褥逐繩拂蛟服事唯謹一指一視即知其心之所欲故盤匱几杖之間無不如意若此者八年略無難色予嘉其用力用勞始終罔殆誠有不可湮沒者因爲傳行實以志不朽云

## 雙烈傳

白汝驥

雙烈者諸生鍾蕃李公之二女而白氏兄弟之妻也俱皆柔順端貞克嫻婦道長適儒生白兆清同治六年與姑避賊於柏樊頭村賊至衆皆被掠氏義不受辱遂乘間赴崖次即兆清堂弟諸生兆廉之妻年十九適白白氏夫亡時二十三歲所遺前妻之子僅數齡家人以其年少立迫改適氏遂矢神前曰生爲白氏媳死爲白氏婦今日一出此言此生之死靡他矣居三年遺子殤氏雖頓失所望然猶念有翁姑不忍過爲慘悼及臘月翁復歿氏雖哀毀備至痛白氏之式微而悵身命之不猶也乃長齋誦經願修來世居常與姑同處惟以孝謹事親期盡餘年至於家庭瑣事悉皆置若罔聞矣先是氏有兄嫂者素頑悍自氏以年少寡居每欲借此居奇令其



速嫁而氏終不許及父歿遂日爲詬誶益不相容凡其日用飲食間絮聒之聲凌厲之色無非注意於氏者而氏處之自若未嘗稍介於懷也光緒三年姑以勃谿不安始持議分爨冀各立門戶稍可安生遽期分爨後氏與姑處益違兄嫂意日唯伺其意以陷謀之一日氏歸母家姑亦適往他處其兄嫂遂將氏之所分產業悉爲典賣及氏歸家只餘徒四壁竟無立身之所矣氏遂痛哭而返寄居母家數年親戚多勸其嫁者氏必嚴辭拒絕母弟歿後家人益厭簿之其母每曰汝旣身無所歸縱母家可居終非久戀之地乘此年猶未老奈何不爲終身謀我在時若輩尙不相容我死汝將何以自處言罷母女相對而泣如是者日以爲常然松柏之性終未少移也嘗曰吾自夫亡後茹苦守節今已十六年矣少年時尙

不易志今將老矣乃遽爲此敗節之行乎其立志蓋愈堅云  
余嘗謂以氏所處之境其節烈患難實有倍難於其姊者而  
氏竟能之死靡他後先繼美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如氏者蓋可一日千秋矣故爲並記其略以俟夫觀風者採  
焉

### 蘭古莊寨記

葛臨洲 本州人

寨在城南十里蘭古莊北里許寨子渠環堵深山巨壑中間  
孤山突立高約二十丈形若覆鐘而微長周圍自足至頂峭  
絕如削成頂上數丈之廣荊棘蔓草叢生無隙舊有  
關聖廟一楹傾頽弗存山東壁之半洞口三四相去高下遠  
近不等相傳爲兵燹避難之所創造莫考洞內穿暗窟三層  
連轉而升階砌相通可出山頂每層內土窰三數十孔可居

住但門徑場損從未有入其中而覘之者同治丁卯十一月  
冰橋捻匪告急村人慌迫無措余遂率村中壯丁五六人於  
山足之南修一羊腸小道橫斜而陟至洞北一洞口入其中  
土砌數十層疊而上砌盡筒道如巷兩旁土窰聯密連似三  
層之中級而上下兩層無路可尋二十三日黃昏賊前哨已  
至村人近六十餘家罄宅而登既登即以土塞洞口轉運薪  
水則長索牽引是夜本城及附近各村扶老携幼而至者又  
數百人俱以索引登次日賊衆頻集賴其陷固竟得保全越  
明年戊辰余又捐微貲於洞口修一小門洞外小道斷絕丈  
餘施以覆板視前較完密矣謹志之

光緒二十六年救荒碑記

盛朝深仁厚澤淪肌洽髓一歲不登輒思賑貸偏災偶報即

議緩蠲薄海內外食德飲和己二百餘年於茲晉省自光緒丁丑大祲以後雨暘時若民和年豐共享承平之福乃吉州值戊戌己亥連年薄收至庚子則夏秋俱歉民艱粒食幾不聊生湖北孝廉號禹九李鑄公者來署州篆於庚子閏八月念八日蒞任睹瘡痍之情形慨然以拯教爲念急稟上憲先分別蠲緩本年下忙錢糧以蘇民困時萑符爲害道路多阻急擬團練章程十八條聯保甲以弭盜賊民獲安堵旋即蒙

撫憲奏奉

諭旨凡被災州縣各分別輕重設法賑濟吉州先發賑銀三千兩遵依上憲章程按極次貧分賑續發賑銀九千兩公更更細查戶口以人多賑少恐有不瞻請於上憲先

以五千兩並常年倉儲確查冒濫次第搭放以四千兩以工代賑區畫周詳勞瘁弗辭凡六閱月而災祲漸過城闕煥然一新固

聖天子之恩澤有加無已而實各 上憲

幹旋補救之功我李刺史宣化承流之力也公於吉州無利不興無弊不除頓整書院籌貢田勸開水渠諭懇荒地凡

上憲所札飭靡不實力奉行又以州署之大堂棟折榱崩大門砌湮礎沒至廳亦風雨難庇又謀建里長局因與衆共商捐輸之外少籌餘款以重創而鼎新之乃規模初就籌畫尙未湊有成數公以署事期滿稟請瓜代 上憲遂爲撤委公之心爲迹掩時久即可共白而

聖天子之殊恩疊沛顧可聽其湮沒而不彰也爰記實而爲  
之序



五言古

東寺閱役

明蔣 暘

雉堞法守險巡勞閱役人紛紛豺虎橫  
乞乞車馬頻山樹春張蓋溪流石淙金  
佳景鬱葱舊俗狀會逡巡汾水揚索波  
歌傳漢武音磨崖唐人銘斑剝無全文  
委鱗離滄海垂翼下青雲劍佩紫殿直  
落寞潢河濱閭閻多竈室朝暮鼓邊塵  
戎駕驅轡却奇計訝甘陳授鉞愧汨沒  
長劍抵沉吟溺情鴟嚇蠹無心鷗自馴  
自恨愚且老空懷明主恩招人戒盛滿  
倦鳥慕深林盤珠無定跡長往竟誰嗔

壺口即事和學博劉君作霖

國朝余正酉歷城人

我讀禹貢書川山驚開創導河自積石  
未識壺口狀比來古耿州名區乞相望  
暇時携勝流探奇窮岩嶂駕言履陷巘  
盤



僻屢吞降俯視見河流入耳聲激盪連山西北來迤邐盡東  
向澗壑遞屈蟠突出孟門上峽束懸急流噴薄風濤壯駭激  
錢唐潮雷霆夾城仗水電地底飛倒捲珠璣颺想見混茫初  
稽天巨浸漲山陵縱懷襄大地龍蛇放維禹奠神功鼃鼃駕  
高浪八載罄胝胼元圭錫秬鬯遂令昏墊民頓免魚腹葬我  
來仰明德懷古托遐向援筆紀勝遊歸去神猶王獨慚元虛  
才輸君小海唱

五言律

題蒙泉 泉在文廟前右壁下其源與泮池相通俗呼  
爲飲馬泉味甚芳烈煮茶尤美

失名

泉水近宮墻淵源道脉長清分洙泗派味借杏壇芳煮藥堪  
延壽烹茶可浣腸六年常飲汝去後更難忘

壺口

吳聘九

劈鑿壺山口神奇建禹門虹光驚乍吐水國竟全吞風送黃龍入天隨白浪翻涵空能蓄勢倒瀉若傾盆兩岸分秦晉中流聽鶴猿星槎如可乘我亦欲尋源

龍門飛橋

聞說前元事橋成鐵索纏高疑凌漢戶下直俯淵泉萬馬騰空際全軍濟大川當今文盛世石孔尙依然  
自注壺山峽上元末於石岸鑿孔樹椿往返纏以鐵索  
上駕板橋以渡大兵

壺口秋風

馮士彥本州人

驟雨馳風際飛虹吐霧初建瓴真得勢傾峽似無餘浪轉沙  
爲岸瀾狂石作渠魚龍通變化嘉氣望扶輿

孟門夜月

一石界中流，天光迥不侔。  
山隨波影動，月照浪花浮。  
此日龍門闢，何年鳥篆留。  
乘槎如得路，仙地即瀛洲。

石孔飛泉

有本源頭水，花紋石罅生。  
雲根開一綫，雪練瀉三更。  
顆彷彿珠濺，音和漱玉鳴。  
出山清更好，甘合助香茗。

壺口秋風

白汝驥

萬籟歸壺口，秋風挾怒濤。  
河流千里急，風助一帆高。  
地險船頭轉，山深浪自洶。  
浮楂仙路近，天漢接梁濠。

孟門夜月

萬古濤難盡，中流自在懸。  
一輪山獨立，孤照月常圓。  
玉宇寒留影，銀河望欲仙。  
蓬瀛今咫尺，歸棹問成連。

小橋流水

白汝騶

花明兼柳暗路盡小溪通  
波泛鴨頭綠橋橫雁齒浮  
魚依弓影裡虹臥鏡函中  
事事皆幽絕扶藜緩過東

錦屏疊翠

陳 珽  
本州人

著眼青圍郭回頭翠繞巒  
錦屏開畫本疊嶂入奇觀  
黛染鬢新整螺堆髻遠看  
蒼松多秀色晚歲不知寒

庖山松

白汝驥

望中堆佛髻世外訪仙跡  
遠岫排空翠深山見古松  
風濤迴絕頂雲氣盪層胸  
萬樹皆秋色鱗成欲化龍

壬申八月送學師劉老夫子  
解任歸里夫子名瑤遼州  
人道光乙酉舉人

秋老空山裡寒生野圃時  
那堪夫子別長與故人辭  
壺水無

師範箕山有遯思多因重九節恐誤菊花期 通志箕山在

遯州

庖山松

白汝騶

庖山松鬱秀蒼翠滿巖峯雪凍疑棲鶴雲深欲化龍濤聲飛  
萬派蓋影壓千重到此驚天近誰爲作岱封

五言絕

詠壺口

劉龍光

渴馬奔泉近山雷震谷聲入中不見出忽有雲烟生

庖山松

白汝驥

本是凌雲木托根勢更高長留終古色天外作鳴濤

七言律

天會七年孟秋八月題錦屏山石壁

張元

山根蘸水水連天一片芳塘古淡間  
莎徑雨後青蘚滑柳池風急白雲間  
然知東魏風光窄誰謂西慈景色慳  
郡倅公餘無一事狂詩瀛得恣吟刪

去郭都來百步間池塘口在郭門前  
奇峯倒影綠壓地翠沼暉波青印天  
俗客漫道通車馬郡僚長列綺羅筵  
佇看吟倅迴朝旆直把風光說到燕

清河太守好開罇長是開筵池沼濱  
紅粉兩行歌舞地朱衣一簇綺羅人  
占將罨畫溪邊景偷得錢唐江上春  
異日政成三考後不知誰解維風塵

遊人祖山

吳聘九涇縣人

高祖山齊人祖山遙遙雄峙出塵寰  
非仙莫問天台路乘興而來碧漢關  
頭上閒雲飛朵朵溯前流水聽潛潛  
當年廟址

今何在悵望層巒去復還

題文公廟

案山亭上亂鴉栖廟宇傾頽不可躋  
公子艱難嘗未盡霸王功烈倩誰題  
斜穿屋角蟾光漏半塌墻邊草色迷  
滿目荒涼今若此驪姬何必夜長啼

道光丁酉季春因公至吉潤峰刺史款留越日遊壺口  
時黃河解凍白浪翻空遠望如雲烟噴吐洵巨觀也成

七律一首

崔光笏畿南人

禹功疏鑿最先經一線奔流若建瓴  
石塹橫分薄烟霧天瓢倒瀉吼雷霆  
崑崙水激千尋白秦晉山分兩岸青  
過此區舟容破浪挂帆我欲濟滄溟

春日偕姪耳峯及子繩茂才寶岩諸友登錦屏山遠眺

分韻賦詩

葛天柱 本州人

咫尺屏山著眼明一番登眺一翻晴  
野花滿地黃侵徑芳草連天碧到城  
春色正宜東望望帝鄉遑計北行行  
間雲蓆帽無一事定有群仙抗手迎

戊寅春交卸後宿三墩鎮題壁

馬元驥 阜蘭人

春來攝篆古耿州廿日薪勞勝九秋  
爲慰飢鴻空洒淚恨除貪狼覺貽羞  
新添舊債肩宜重仍返故巢心又違  
竊喜停裝祥雲沛川原遍聽叱耕牛

錦屏遠眺

裴國苞 陽曲人

官衙都是坐城隈寒碧濃青雨後開  
霸王祠堂空晤對郎中別野重低徊  
河聲遠接秦關險樹色平分晉嶺來  
遠眺不堪門戶問荒烟蔓草幾成堆



小河春柳吉州環城小河盡樹以柳春來黃綠相間掩  
映於溪山籬舍間風景之佳不減武陵桃源因無人賞  
吟未免減色耳因賦二律

白汝驥

東風初破嫩黃嬌傍水偎城影自搖只爲植依非上苑故教  
丰韻減長條春光漏洩偷窺眼生意婆婆暗舞腰看到年年  
仍舊綠幾人愁對不魂消

楊柳初生暗拂堤春風掩映到山溪含情欲訴眉長鎖照影  
誰憐眼共低紅板有橋空悵望姑蘇無榭自淒迷何人解識  
文城色賞得條條二月齊

庚辰秋日登錦屏山遠眺

萬里河山一望中登臨憑眺恨何窮頽垣傍水成山市破瓦  
堆崖認故宮危嶺尙餘高祖在洪濤誰使巨靈通即今搔首

青天日禾黍迷離遠近同

詠吉州八景

壺口秋風

白汝驥

秋風初起雁飛高壺口乘觀興自豪  
萬里洪流歸鎖鑰九天元氣壯甄陶  
何人破浪通霄漢過此揚帆接海濤  
獨恨浮槎無羽客年年簫鼓競喧嘈

孟門夜月

好月當空瀉素秋孟門終古枕橫流  
瓊山遠望浮仙島玉宇澄輝擁幼樓  
顧兔光含孤嶼白靈鰲影戴半峯幽  
蓬萊此去無多許只待天風爲引舟

錦屏疊翠

排闥青來指顧間錦城佳在翠屏環  
濃如雨後新添髻重似

風前翠鞵鬟髮染就千層螺子黛畫成一幅米家山四時不斷  
蒼顏好更妙清松秀幾灣

石孔飛泉

石間珠迸瀑聲幽冷過陂塘五月秋磴瀉紅泉岩漱玉花翻  
白浪湖浮漚依山尙帶烟霞氣近水常聞日夜流無限蒼生  
資蔭庇浣腸誰更問源頭

佛閣晴嵐

禪房結構俯晴川傍水依山別有天嶺蔭青痕排闥入波搖  
綠影畫圖懸雲開梵唄空中定雨霽浮光頂上圓十丈紅塵  
從此隔佳身方外夢遊仙

壽山夕照

畫裡斜陽隱翠鬟壽山佳氣晚來間霞標返照千岩赤日射

回光萬樹殷鳥背晴翻林閃爍羊腸夕下嶺迴環莫言薄暮  
無多趣飽看群峯托翠顏

小橋流水

錦屏深處鬱嵯嶢近水中分建小橋爲愛名山通雁齒半疑  
幽澗隱虹腰新晴柳絮風初暢早歲松花雪未消只是勞人  
詩思紉恨難驢背寄清謠

古洞瑤桃

不隨凡卉豔青陽洞裡桃花信自芳照影未須留夜月無言  
那解怨秋霜蟠根福地春常在避世仙源歲正長獨怪漁人  
多事客武陵深處尙窺粧

孟門夜月

柴 海本州人

岩岩一岫鎮中流覽勝偏宜月下遊點破龍門三級浪接來

壺口幾分秋翻疑曉雪餘前面不見纖雲翳上頭皎皎清光  
留永夜選幽端不遜瀛洲

佛閣晴嵐

一般山色乍青蒼望裏晴煙迥異常嫩日凝輝橫寺院清風  
約翠入禪房如來淨土心中謁悟到諸天頂上光福地不知  
誰証果置身方外學三藏

壺口秋風

白汝騶本州人

秋生壺口暮雲高萬里清光入望豪北注洪流如駛疾西來  
閭闔助鴻翱何人貫月探星海有客乘風駕雪濤此去尋源  
天路近浮槎我欲擬仙曹

孟門夜月

好景難名月夜遊孟門山在水中浮孤峰倒影天沉壁圓嶠

空涵浪擁毬望裡銀開仙世界波間玉幻小瀛州千秋獨峙  
蒼然色不共寒濤逐影流

錦屏疊翠

錦屏絕勝在冬殘繞郭隆陰入望難豈借雨餘添翠重直教  
霜後見青闌松排山面春常駐雪擁峰腰歲不寒天爲文城  
增秀色寫圖誰向畫中看

佛閣晴嵐

佛閣晴嵐靄翠烟傍岩臨水畫圖懸圓光倒影晴垂地色相  
空涵綠暈天看景正宜新雨後繫情常在夕陽前文城瑞氣  
知多少第一南山說上禪

壽山夕照

落日餘暈隱壽山繞巖佳氣鬱瑯環光浮樹杪花逾媚影射

霜根葉更殷下嶺牛從斜照認棲林鳥帶夕陽還登樓看盡  
蕭蕭色又見峯銜月半彎

古洞瑤桃

瑤桃千載洗紅粧洞隱岩棲幾夕陽津問重來無俗子源尋  
再到有漁郎羞同囿李爭春豔甘與谷蘭避世芳漫道深山  
人不識乘時應許薦明堂

壺口秋風

葛臨洲本州人

萬里洪流聲怒號天開一壑勢雄豪旅船橫岸秦關遠征雁  
排空晉嶺高壺口山邊風颯颯孟門石下浪滔滔丹崖翠壁  
環如堵直欲樵漁傍水濤

孟門夜月

劉庭輝本州人

寶月高懸照素秋何人乘興孟門遊洪濤萬里金波湧白浪

千層玉壘浮水色空明分兩岸山形蕩漾在中流遙知此夜  
風帆利幾度仙槎泛斗牛

佛閣晴嵐

陳

琯本州人

遙瞻野寺傍屏山詩思偏宜雨後刪一株林巒圖畫裡數聲  
鐘磬翠微間晴光倒地天爲綠紫氣含溪日射殷色相空濛  
何處著曇花雲影下松關

石孔飛泉

葛

瑞雲本州人

寒泉倒挂出雲門破壁橫飛一竅存玉液瓊漿資地脉岩花  
石乳探天根挹來冷到心脾沁飲去甘從舌齒論共道溪山  
消夏好清音終古自朝昏

詠張都司冰橋殉難

馮士彥

力竭兵單亦可傷憐君孤勇著沙場孟門月色空秋草壺口



風濤幾夕陽節義永垂千古蹟衣冠常帶萬年香即今水面  
停舟日提起英雄感慨長

詠米把總輔國防河殉難

白汝驥

鼙鼓逢逢起夜營滿天殺氣正三更潛來已渡陳倉道決陣  
猶思背水兵此日丹心傳故壘當年赤手樹長城可憐不轉  
灘頭石風雨連霄作戰聲

詠張都司德豹防河殉難

白汝驥

驚聞烽火照山河匹馬長驅半是魔獨有將軍撐社稷漫隨  
諸士隱岩阿浮流自古傳亡順遺恨於今怨代頗我對洪濤  
猶洒淚夜深曾聽禦干戈

馮家寨

四面斗絕上有石泉一泓味甚清冷

葛汝麟本州人

四面凌空不可躋中通一線石爲梯青雲護屋人難見白雨

飛簷路易迷馬磨苔深沉竈北鴛漿水靜隔窗西滄桑幾變  
名猶在山鳥松枝夜夜啼

遊麥城村二首

白汝驥

卅里崎嶇到麥城幾回思古動幽情女牆猶在深谿隔朝市  
無存故壘平飛野有時聞陶雉棲林何處問遷鶯田間遺器  
人多得臥地銅苔不辨銘殘磚贖瓦半平蕪此地傳聞舊建  
都麥秀空城飛野雉楊垂終古怨啼鳥荆榛幾見銅駝臥蔓  
草惟餘石馬孤千載故宮禾黍碧幾人憑吊倍躊躇

交卸後留別

佚名

我來當春去又春春風往返送行人更逢佳節清明雨一路  
清和不染塵

庖犧廟

俗名仁祖山

葛汝麟

深山有廟建羲皇絕少人烟草木長  
偶遇麻鞋楚川客溝南  
溝北說山庄

晉候祠 在錦屏

白汝騶

荒烟蔓草故候宮  
霸業空留想像中  
假使當年非醉遣  
千載誰解道文公

風山 俗名庖山鄆道元云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葛汝麟

太古風蕭瑟松林四面青山腰  
平石上少坐片時聽

七言絕

宣和二年辛丑季春初七日和唐刺史錦屏山壁間三

絕

張述

年來筋力覺潛衰  
自楚踰年復此移  
偶見舊題追古昔  
只應三月似當時

春光凝露草凝烟  
訟簡民純屢有年  
每念舊時歸未得  
何妨於此醉林泉

星星霜鬢已驚秋  
尙竊州符覺自羞  
官冗更無丞掾委  
誰哀老子得遨遊

遊人祖山

吳聘九

孤峯絕頂勢參天  
傳說庖宮在此巔  
禾黍離離徒悵望  
空爲人世作姻緣

竹枝詞

一燈孤幹最高高  
殺氣冲霄厲似刀  
我爲蒼生除大害  
焉知休咎係吾曹

署內東院前任任豎一高杆夜間懸燈余開城者云向來吉地命案甚稀近來竟有數起者實自立此杆始也余即命除之有謂命案雖多而前任馬公現升監掣府似不可除余笑曰利於官而不利於民焉用此杆遂除之果自道光十三年至十四年未有命案

詠壺口

劉龍光

黃流滾滾入壺中  
九折波瀾此地雄  
禹治功成留缺陷  
往來舟楫一時窮

癸亥七月交卸後賦詩留別

姚官澄 涿州人

及瓜得代問歸程  
賦別雲山亦有情  
清絕扶風橋下水  
照人來去總分明

錦屏風月載輕裝  
祖帳笙歌送夕陽  
無限依依官道柳  
不知何樹是甘棠

山中四絕

白汝驥

嚴冬偏煖夏偏涼  
洞裡壺天歲自長  
高臥不知塵世苦  
此身疑住白雲鄉

山中多土窰天愈寒則內愈涼則內愈

寒流曉鬱氣如湯玉椀盛來翡翠光最是在山泉水好幾回  
酌飲擬瓊漿

山中泉水天寒時曉氣如湯其味甚為甘美他處素無

雞冠初長草嬋娟脆似雞頭分外鮮下箸屢驚佳味好問名  
殊勝小兒拳

雞冠草生於州東兔兒溝狀類雲芝其色鮮白嫩脆食之味絕美土人以其形似雞冠呼為雞冠草又呼為黃精為雞頭參小兒拳即蕨也

秋菘春蕷夏初櫻此是山中舊著名更有奇珍人未識猴頭  
過雨覓雙生

猴頭出於州北人祖山每當秋雨連綿後多生於老樹內新則鮮白枯則與猴頭絕肖味如蕨菇而隆遠過之生則必耦採之者如得其一則隨處能雙得

竹枝詞

白汝驥

家三家兩自成村小住洪崖關洞門漫道穴居同上古此中

別具一乾坤

吉州村居數家者皆依崖穴窰而處冬煖夏涼

隔嶺隔溝一望同田原不復辨西東出門即是登高處俯視羣山在眼中

田地半多溝嶺出門即是

城小如龜市號蛇傍山臨水數人家東藏西住渾無定點綴疏林是散鴉

城市號為龜蛇形人家亦皆東西散處

五穀豐登歲有年年家家齊聽飯牛眠若求異味堪持贈妙是山蔬共水泉

物產除五谷牛羊外惟山蔬水泉為絕美

自幼生為田舍郎終年日日事農桑桃源亦自多雞犬只是

三春少豔陽

風俗惟事農桑民無他業

不爲學舍重知聞博得青衿便世勳  
甕裡有天窺未了居然把背共登雲

讀書者多以入學爲止不求上進

霸主從來數晉盟文公逸氣尙縱橫  
莫道王道真疏闊此地偏教不易行

山上有晉文公廟故民情亦多急功利不重恩德

涼颺偏早煖偏遲二月鶯花總未知  
記得今朝應柳綠看來纔到半黃時

節候較他處多遲





